

毕阿得利斯旁立。入门鞠躬，君主亦鞠躬。德在初递交国书，诵致通使之词；马格里接诵英文。君主言：此次远来，为通两国之谊，庶期永保和好。朽勒尔转述君主之言。答曰：是。因问中国大皇帝好。答曰：好。又曰：既接收大皇帝国书，亦当有书回致。答曰：是。复鞠躬而退。因往拜俄使瓦、德使（简）〔闵〕、法使达、美使皮蕾盘。三使皆有信，独法（国）〔使〕无信，而所见者法使达拉固一人而已。

廿六日。为西历二月初八日开会堂之期。午正，偕云生、莼斋、和伯三人同往。云生与予坐右手上层，三十馀国公使咸在。莼斋、和伯坐楼上左方。凡三方。楼上下皆妇人，其世爵等坐院中。中设长案，青长衣三人朝上据案坐。世爵集者皆披长毡，色红，用白羔皮镶其中，或二横，或三横、四横，亦有上半全披白羔皮者。询知四横者公爵，三横者侯爵，二横者伯爵，一横者子爵，其红衣无横者男爵也。上设宝座，前设大红墩一。少顷，太子与其妻至，坐宝座旁，其妻坐红墩向上。又少顷，君主至，侍卫兵数队，有捧磁瓶、杖、杵前导者。女侍卫二人，执长戟旁立者二人。坐定，启前门，宣下议院人人，至前廊下，排立鞠躬。于是宣读敕词宣读者为铿恩司，亦伯爵，主君主册宝，分位最尊，大略言：土耳其与其属部塞也维战争未息，各国能不至动兵，乃所至望。而闻五印度去岁大荒，民食不足，心实忧之。其印度地方诸王子及民庶等，尊我为后帝，极所欢悦。又阿非利加之南亦有兵警，英国附近属部亦须防备，以保全其民人。现饬执政大臣料简一年用度，应得几何，应从何取办，再行宣布，与国人共议之。诵毕，君主出。晤塞挪伯及威斯密斯侯之妻，极款曲。禧在明持其君主手册，起西历正月初一，每日所见之人皆令亲书于册，按各人生日书名其下。如我生三月初七，为西历四月廿日，则书于廿日之下。其君主之细密周到，亦可想

见。是日开会堂，其执政毕根士立而不坐，询知始封伯爵，此次初入上议院，尚不得遽就坐也。其律法之严如此。以昨日始呈递国书，应急具奏，本日又以会堂耽延一日。计抵伦敦二十日矣。是夕具奏稿二通，并致总署及潘伯寅、翁叔平、周荇农三函，外致合肥伯相、沈幼丹、冯竹儒、黄子寿、唐景星、黄泳清、莫善徵、李勉林、郑玉轩各函，并由上海分递者也。又致扬州魏赓臣、温云一函，家信丁字一号，及张力臣及西枝和尚及志城三信。折件已缮就矣，刘云生为其外部所持，不令随同呈递国书，经函致威妥玛，属其转致外部，乃得随同一见，而终以国书无名，不认作公使，乃为疏请补发国书；而嵩焘固正使也，亦无驻扎文凭，外部亦曾一问及之，以其意方欲得公使驻扎，不加深求也，故于疏内申明补颁充当公使驻扎文凭，兼列正副使名。云生忽自具一疏，请裁副使名目，持论极正。然其在京，方以鄙人派充参赞为憾，啧有烦言。嵩焘与言明：始拟派参赞由我，后派副使亦由我，大抵为公言之。云生不信也。此奏徒滋人疑而已。

廿七日。往拜各国公使。晤日本乌使，询问本爵各官应否通拜，乌使告以递国书日即应往拜，过三日则为不恭。于是急往拜丞相毕根士，余皆不知其寓处也。屡属马格里探问，竟不得其要领。乌使意气如云，（致）〔至〕可感也。

廿八日。偕云生往照像，因往拜吏部尚书克罗斯、户部诺罗字司克达葛尔、礼部墨里逊、兵部哈尔狄、商部阿大力亦曰阿德尔赖、海部倭顿达、信报局尚书马满讷斯、御前大臣开尔伦斯、内阁大臣李赤满、印度尚书索拉司福立、藩部尚书堪那瓦亦曰布尔克、外部侍郎丁达坦、柏尔（先）〔克〕亦曰布尔克、旁思弗得、立得斯及其司员三得逊，及补拜各国公使。晚归，奉十月十八日上海拜发折件回批，并接恭邸及合肥伯相、毛煦初、董韞卿、沈经笙、唐景星、